



旅长和他的情人

王洲贵



王 洲 贵

旅長和他的情人

宁夏人民出版社

旅长和他的情人

王 洲 贵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875 字数：167千 插页：2

印数：1—105,000册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唐远铃

责任校对：杨毅平

封面设计：少 山

版式设计：杨 力

ISBN 7—227—00173—3/I·30

书号：10157·288 定价：1.50元

目 录

第一章	蒋介石的梦	1
第二章	刘戡家里	11
第三章	情人与仇人	24
第四章	女人的阴谋	32
第五章	偷袭	41
第六章	窃听器里的情话	52
第七章	旅长身边的女人	62
第八章	两个投诚的士兵	72
第九章	阴谋与爱情	79
第十章	双方的对策	90
第十一章	两个女人的决斗	102
第十二章	情人相会	114
第十三章	胡宗南的“口袋”战	125
第十四章	情人的悲剧	138
第十五章	燃烧的心	148
第十六章	重要情报	158
第十七章	真假难分	176
第十八章	可怕的爱情	188
第十九章	女人的面孔	199

第二十章	惨重的败仗	213
第二十一章	兵变策划人	223
第二十二章	裸体丑相	231
第二十三章	开枪为她送行	241

第一章 蒋介石的梦

一九四九年元旦后的一天，一架美式军用飞机在茫茫的秦岭上空飞行。飞机的响声在秦岭的山谷之间颤抖，仿佛那飞机的翅膀很沉重，正在嗡嗡的喘息。飞机上坐的是一位世界各国非常关注的人物，他的身材和神态里表现出一种军事家的气魄。他微微地转过身，从飞机的窗口望着秦岭山脉的风光。突然，脸上掠过一丝阴影，但很快又消失了，换上了一副嘲讽和捉弄人之后的那种得意的面孔。不管怎么说，那年他在华阴山的事传遍了全世界。现在他再次从华阴山上空飞过，心里总是觉得不是滋味。不由得又想起叛军杨虎城和张学良企图暗害他的情景来。好在共产党还为他说了几句好话，否则，现在他也许不在人间了……蒋介石坐在飞机上想着国共两党的事——现在不是和共产党去重庆谈判，而是到西安去布置和共军决战！

“总裁，飞机再过十几分钟就到西安。”一位穿空军少校军服的年轻军官走到蒋介石面前恭恭敬敬地说。

“先不要降落，”蒋介石轻轻地一挥手，“沿咸阳、宜川上空飞一圈，我要亲自看看共军的主力在什么地方？”

“是。”少校军官敬过礼之后转身到机仓通知机务人员改变飞行方向。

蒋介石坐的飞机从西安上空飞过，胡宗南正在西安机场等候迎接。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又是他在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高级将领。眼下在共军节节逼近西安的危难之中，总裁自来西安布置战斗，这是对他最大的关怀。可是，当他看见总裁坐的飞机没有按时在西安降落时，心情一时又感到很失望。这时机场的指挥室里走出一个中尉军官，向胡宗南报告：

“总裁的飞机再过半个小时降落。”

“什么原因？”胡宗南问。

“不知道。”那军官回答，“总裁飞机往宜川方向飞去了……”

胡宗南微微地点了点头，转身回到了机场休息室。

蒋介石在飞机仓里一边望着地面，一边听着随身副官介绍双方军队的布置情况。随后他转过身来，向身边介绍情况的副官轻轻地摇了摇头，那副官立刻停止了介绍。蒋介石微微闭上眼睛，开始思考问题。

“这里是八百里平川，”蒋介石用斯文的语气说，“共军还不到十万人，而我军陕、甘、宁、青加起来有十五个军。三十五万人，再加上大炮、飞机、坦克，完全可以打败共军！”

“是的，”随身副官恭维地笑着，“如果胡宗南和马鸿逵、马步芳能联合作战，我军不但能消灭西北的共军，还能钳制华北、东北的共军南下……”

蒋介石听了脸上露出笑容，副官的话正是他这次来西安的意图。本来，辽沈战役之后，他的心情很沉重，连睡觉也不踏实，常常半夜里梦见他指挥百万军队和共军决战！可是

他每次做的梦都不如意，就像上帝故意为难他似的。然而在他决定来西安前，却真正做了一个好梦，梦见他身穿戴满勋章的将军服腾云驾雾来到一个金光灿烂的宫殿。宫殿里是天兵天将，他一去，那些天兵天将全都整整齐齐站在他面前，听候他的指挥……自然，蒋介石认为这是打胜仗的好兆头。所以，他在飞机上一直表现出那种军事家的威严气魄……

“总裁，飞机马上要在西安军用机场降落。”随身副官对蒋介石说。

“机场有什么情况？”蒋介石问。

“一切正常，”副官回答，“胡宗南和参谋长盛文，还有几个军长和省政府的一些官员在机场等候迎接你……”

“为什么要惊动那么多的人？”蒋介石皱了皱眉头，“我在电话里已经告诉胡宗南，不要组织人来迎接。他这个人，总是要按自己的意图行事……”

“飞机场还有一个装备精良的警卫团……”副官又加重了语气，“胡宗南这样做是为了总裁的安全。”

“什么安全？”蒋介石显得不耐烦起来，“他是想来个下马威！”

“不，”随身副官解释，“前不久，我们得到情报，共军企图偷袭西安机场！”

“造谣！我怎么没有听到？”蒋介石果然脸上出现了惊惶的神色，“这是不可能的，共军没有钻天入地的本事……”

随身副官没有吭声。

飞机徐徐地降落。

蒋介石神采奕奕地走出机舱。向迎接他的人挥手。矮个儿的胡宗南，身穿将军服，第一个迎上前去，啪的一个立

正，恭恭敬敬的行了一个军礼，又和蒋介石握手。在这握手的一瞬间，胡宗南发现蒋介石脸上表现出一种不满意的神情。心里不由得嘀咕起来。蒋介石和其他官员一一握手之后，坐上一辆黑色的高级小轿车。小轿车驶出机场的时候，他看到机场附近有不少军队在沿途担任警卫任务。他转身看了一眼胡宗南。他仍然是一副黄浦军校当学生的神态，看不出一点想当“西北王”的表情，反而倒更加显得谦虚和尊重他了。

“你有什么想法？”蒋介石问道。

“和共军决战！”胡宗南的语气很坚决。

蒋介石微微地点了点头。

“共军的主力现在什么地方？”

“在宜川的北边和东边，还有一部分离咸阳很近。”胡宗南说。

“我早有估计，”蒋介石稍稍仰了仰头说，“瓦子街打完之后，他们有可能要打宜川、咸阳、平凉，然后再打西安，”他说到这里“嘿嘿”冷笑一声，“不过，我有三十几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完全可以把共军消灭在秦川的边沿……”

“总裁，我已将四个军调到咸阳、平凉、宜川一带，一个军在临潼一带，还有一个军守西安，”胡宗南说到这里仔细观察蒋介石的表情，“如果马鸿逵和马步芳能从西北两个方向向共军发起进攻，消灭共军是完全有把握的。”

“他们会配合的，”蒋介石频频地点着头说，“我已经向他们通告了……”

“他们想保存势力，”胡宗南说，“我们打到延安时，

他们还不出兵，结果造成共军各个击破的局面……”

“这个我明白，”蒋介石转过头说，“他们不是我的嫡系，鼠目寸光，想搞地方势力！”说着他用手在胡宗南肩上轻轻地拍了拍，“宗南，你是我在黄埔军校最赏识的学生，所以我把西北的大权交给你，任命你为西北‘剿总’司令！”

“感谢总裁的栽培！”胡宗南鞠了一躬。

“不要这样了，”蒋介石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现在是国家危难之中，你是我最信得过的将军，这次我来西安，就是要听听你的想法，”蒋介石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

“共军打瓦子街伤亡很大，还需要一段休整，利用共军的整休时间，尽快布置好战斗，这样我们就立于不败之地……”

“我一定照总裁的意图办事。”胡宗南马上表态。

“西安的民心安定不安定？”蒋介石又问。

“不很安定，”胡宗南说，“有些资本家已经开始转移财产了……”

“这是很自然的，”蒋介石微微地笑着，“他们害怕战争嘛，可是他们不知道现在国内的形势，更不知道国际形势……”

“如果能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胡宗南说这话的时候流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表情。

“当然有利，”蒋介石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美国就会出兵在亚洲打仗……”

“那我们就……”

“不过从现在的局势来看，美国很谨慎，不会轻易出兵，消灭共军还是要靠我们自己……”

“是，总裁，我明白你的意图……”胡宗南点头哈腰。

“我这次来住在什么地方？”蒋介石问。

“长安宾馆，”胡宗南说，“那里安静，风景优美。”

“好的。”蒋介石点了一下头。

蒋介石的汽车没有在城里停留，直接开到城外长安宾馆去了。长安宾馆在一个山坡底上，山上是一片翠绿的松树，山坡底下是一条清水河。蒋介石下了汽车，立刻有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姑娘走过来搀扶。蒋介石向两个姑娘摆了摆手。

“我能走得动。”

然而那两个姑娘还是轻轻搀着他走。她们把蒋介石搀进一套富丽堂皇的房间。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向胡宗南招手，要他也坐下。等胡宗南坐下之后，那两个穿军服的年轻姑娘端来了茶水。

“宗南，现在西安还有没有共军党的地下组织活动？”

蒋介石呷了一口茶水之后这样问。

“西安共党的地下组织我全破获了，”胡宗南得意地回答，“杀了一批！关着一批！”

“共党离西安很近，他们会随时派遣间谍来西安搜集我军的情报，这一点可不能掉以轻心，否则我们要吃大亏！”

“请总裁放心，”胡宗南很有把握地说，“我在西安布置了两千便衣警察，还有几千武装警察，进行了几次大逮捕，现在共军的间谍一进西安就落网！稍有可疑的人我也不放过一个……”

“很好，”蒋介石微笑着说，“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共军的间谍！”

“是。”胡宗南应了一句。

“瓦子街的战斗我们为什么失败？”蒋介石严肃地盯着胡宗南，“刘戡不是很能打仗吗？”

“他太大意，遭到共军的伏击！”胡宗南的语气很低沉，“我让他从另一条路线走，他没有听……”

“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蒋介石很严厉地说，“今后谁不执行命令就严处！”说到这里他紧张地吸了一口气，“听说刘戡在战场上自杀了，是真的吗？”

“可能是真的，”胡宗南说，“他手下的一个团长带着他的勤务兵逃回来了……”

“噢，有这事？”蒋介石感到惊奇。“刘戡自称他是王牌军，完全是吹牛！他在陕北老打败仗！他没有脸回来见你，这样的人死了比活着回来好……”

胡宗南的脸色很难看，仿佛挨了一个耳光子。

“宗南，你不要多心，”蒋介石笑着解释，“陕北打败仗不完全是你的责任，我也要负责，我是总裁嘛。现在不能丧失信心，要鼓起勇气和共军决战！眼下西北的战场是关键，试想，八百里秦川到了共军的手里，直接威胁到成都、重庆。如我军在西北打几个胜仗，就可以从防御转为进攻……”

“辽沈战役我们损失太大！”胡宗南没有控制住自己的嘴巴说了一句蒋介石不爱听的话。

“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蒋介石气愤地转过头来说，“东北原来共军的装备很好，日本投降后他们占了便宜……”

“总裁，你休息吧。”胡宗南说完想走。

“我不累，”蒋介石又变了一副和蔼的面孔，“你再坐一会。你的妻子叶霞翟我在南京见她了，她很想回西安来，应该让她回来嘛……”

“现在是打仗的时候，她不在跟前好。”胡宗南说。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蒋介石说，“她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在美国留过学，受过特务训练，虽然不懂打仗，但是对付共党地下组织还是很有办法。我的意见让她回西安……”

“我考虑考虑再说。”

“不要犹豫了，”蒋介石说，“很快打电报让她回西安。”

胡宗南笑着点了点头。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蒋介石从沙发上站起来，“我想洗个澡，休息休息。”

“好。”胡宗南说着走到门口又转身问，“明天怎么安排？”

“我想再说说，”蒋介石说，“明天早晨我打电话告诉你……”

“是。”胡宗南敬完礼转身走了。

蒋介石走进他的卧室，卧室布置的清雅、舒适，古老的双人床，被子是青缎子的，绣着一条龙。窗帘是白绸子的，屋里的光线很柔和。床头柜、茶几、写字台全是红木油漆，像涂了颜色的镜子，油光闪亮。地毯上图案很美。蒋介石不喜欢大红大绿俗气的东西。今天这间卧室的布置他很满意。他刚脱衣服的时候，那个穿军装的年轻姑娘换了一身月白的衬衣走了进来，她把蒋介石的衣服接过去挂在衣柜里。接着又给他拿来了睡衣。蒋介石对那年轻姑娘笑着问：

“叫什么名字？”

“桃花。”

“太俗气，改个名吗？”

“改什么名好？”姑娘妩媚地笑着。

“改成望月。”蒋介石披着睡衣站在地上背起唐诗来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情人怨遥夜，竟夕起相思。这是唐朝诗人写的一首诗，叫《望月怀远》。取‘望月’二字很好。”

“我同意，”那姑娘笑着说，“这个名字很贵重。”

“是很贵重，”蒋介石知道这姑娘是胡宗南专门挑选来伺候他的，于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头，说：“我洗个澡。”

“好。”那桃花姑娘立即走进洗澡间，放了水，准备好毛巾和香皂。等蒋介石进来之后，她还站在那里。

“我自己洗。”蒋介石说。

“我是专门伺候你的。”那姑娘说着把蒋介石身上的睡衣脱了，顺手挂在墙上，又拿起毛巾给他搓澡。蒋介石开始还有些不自然，觉得让一个年轻姑娘给他搓澡不好意思。可是他看那姑娘搓澡的动作很熟练，不亚于澡塘子里的人。姑娘用毛巾把热水擦在他的身上，又轻轻地搓着，不费劲，也不摇动身子。甚至连水也不溅在他脸上。搓几下，又用自己的手轻轻地在他身上按摩。这一来，蒋介石觉得浑身肌肉放松，很舒服。在南京他也没有这样享受过。不由得对胡宗南加深了影响。本来，胡宗南在陕北打了败仗，他很气愤。可是这样一来，他的这种气愤一瞬间变成赞扬了。他在什么地方找来了这么一个小姐？竟然学了这么一手！不光是给他搓澡，还可以治疗他的脾气、肌肉、神经……其实他不知道，那桃

花姑娘是胡宗南专门训练出来伺候蒋介石的。她不但懂医学，还专门学了按摩技术。尤其是对老年人，在洗澡的时候经她的两只柔软的手一按摩，就像返老还童，年轻了十几岁。蒋介石近来神经很紧张，自从内战开始，几乎没有一天放松过。可是这一下他真的放松了。很快，桃花姑娘给蒋介石洗完澡，同时也就按摩完了。擦干了他身上的水，搀出来，让他躺在床上。这时蒋介石轻轻地向她点了下头，表示谢谢，接着闭上眼睛。桃花姑娘知道蒋介石很快要进入睡眠。于是，顺手拉上第二层墨绿色的窗帘，走了出来。这时蒋介石开始做梦了，又梦见了天兵天将……

第二章 刘戡家里

这天，兰芳又来到了刘戡的家里，她成了刘戡妻子的好朋友。几天不去，刘戡的妻子就打电话找她。当然，她也高兴去。因为刘戡的妻子成全了她和吴亮的婚事。真有意思，她一想起这事就想笑，吴亮从延安来不久就能混到刘戡的军部，还得到刘戡的重用。刘戡死后，他的妻子又将仇报恩。这真是天下之奇事！而自己和吴亮在这时候结婚，更没想到。本来，为了更好地搞到敌人的情报，她和吴亮冒险来到西安。现在却走了红运。吴亮当了敌人的少校军官，她混进敌人的特务机关。随着战争的进展，她和吴亮的任务更加艰巨。我变成了高级间谍。她想，所有的事办得很如意。她到刘戡家里去之前，也听说蒋介石来西安了。她和吴亮推测：蒋介石来西安的目的是想挽救西北战场上的败局。不过，仅仅这一点推测是没有用处的。更主要的是要知道他和胡宗南怎样布置作战计划？这很重要。吴亮一早就出去了。他说要千方百计弄到蒋介石和胡宗南新的作战计划。自然，兰芳来刘戡家里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早晨，她匆匆地打扮了一番，换了一身结婚时做的西装裙。头发上了油，又用卷发器卷了卷，卷成波浪式，乌黑的长发披在肩上，像黑色的绸子飘动。加之兰芳刚结婚，脸颊上表现出喜悦和幸福，仿佛战争

在她的心里早已消失，而是开始过一种和平、美满、舒适的小家庭生活。的确，她甚至想到自己很快会怀上孩子，当母亲，她和吴亮抱着自己孩子到公园、到湖边，她可以唱一首信天游：

好骡子好马自生走，
咱俩的婚姻天配就。
墙头上跑马不回头，
你看我的情人多风流。
山桃开花山顶上，
要死要活相跟上。

兰芳在陕北时喜欢唱这首信天游。她觉得信天游能表现人的情感，把山里人的那种纯朴的爱情、友谊和向往充分地表现出来。那曲调也很优美，尤其站在山畔上唱，把人的心都能唱得欢快地蹦跳起来。她从西安到了延安，最先学会唱信天游。她曾想：如能到文工团工作，她专门唱信天游。可是现在她一句也不敢唱，唱了信天游就会暴露身份。那样，她不但没有幸福，很快就会送到红庙坡枪毙！不能唱，但她心里却想着信天游里的歌词和曲调。

兰芳到了刘戡公馆的门口，按了一下电铃，刘戡妻子让家里的人开了院门。她一见兰芳来了，笑眯眯地问。

“杨团长没有来？”她说的杨团长就是和兰芳结婚不久的吴亮。现在改名换姓了。

“没有。”兰芳回答。

“让他也来玩几天，”刘戡的妻子说，“你们结婚后，